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一

藝文 序五

明

送劉學正序

劉崧

今年春二月永豐劉君允恭以西昌學官秩滿受代將歸州
 人士以君能於其職既惜其去復謀為之餞有咨嗟歎息言
 於庭曰州之學官凡代而去者相望也其文行樸茂復有如
 吾劉君者乎凡我耄耆之賓養於斯我弟子之遊歌於斯復
 有如吾劉君之能禮而能教者乎名卿顯官離人騷客之往
 復留連於斯復有如劉君之善於歌咏紀述以導其行者乎
 甲兵錢穀之屬於有司者吾何取以咨度文墨論議之出於
 民士者吾何取以折衷乎言之若有不釋然者余因解之曰

劉君誠賢者也亦誠有如前之所陳後之所慮者而未之盡也君科第人也學春秋之學而有天下之志者也請以所聞爲諸君誦之則舉酒屬而告之曰昔在宋時吾州有鄉先生謚清節姓蕭氏者以講學行義聞四方四方來學者多至數十百人皆能濯磨樹立以發明先生之學時則有若胡忠簡公以其學掇高科歸拜牀下即戒之曰毋禍吾春秋他日忠簡公正色立朝不阿權佞至斬檜之疏一上而三綱倫理賴以不墜忠簡蔚爲一代名臣者春秋之教也今君兩以春秋貢於鄉雖不幸不獲大其用於當世而懷材抱器獲斂其華以厚施其教於先生之鄉茲非幸歟惟吾州近先生之居服先生之化雖荒山窮谷之巔涯百世之下猶有不泯焉者故其士慷慨而尚義其民質實而知禮兵興以來寧死傷困乏

不悔而必不爲不義以自污是雖先生之流風遺澤所以感化於人心民彝之素者有在而君職教之功亦豈可少哉視昔時四方文雅鉅麗者宮庭鞠爲茂草衣冠化爲囚奴其慘有不可勝言者矣顧瞻我宮翼翼將將耄倪來觀禮器完飭君從容俎豆其間四時莫祀無缺儀廢禮謂非本春秋之教其能然乎君去此而受顯擢於上也有日矣由是益推明春秋之學於天下以庶幾乎撥亂反正之機而患難有所不計則天下之大方來之遠又豈無慕劉君之風而興起者乎異時州人思君教將必曰偉哉劉君是能無辱於先生之鄉而無愧於科第無負於春秋之學者請以是爲君期之而爲君言之若前之所陳者則固有常職矣而又何慮焉衆曰諾於是酒且半歡益洽乃分題賦詩各道其志而俾余序之

萬德深滄江藁序

滄江藁者豫章萬砮所賦之詩集也砮字德深爲吾故人德躬父之弟德躬父負奇氣爲歌詩名聞天下德深以英年茂學翼其家聲早受春秋經於西山熊氏屢試不售遭世亂浮遊江上諸公貴人爭爲之傾屣前席不倦君培高蓄深克自振厲至挾詞摘章光彩橫發傾其座人如春花間柳風日爭妍如寒泉觸石霜月孤照麗而不流於媚淡而不極於苦駸駸乎作者之矩度矣故見德深如見其兄見其詩益信其爲德躬之令弟也嗟夫此昔人所謂難爲弟者將誠然歟然則繼今而有作者將又不止於滄江之錄而已等而躋之洛下之二陸江左之二謝不難也德深其思所以企而齊之哉余辱於德躬父善不能無望於君者故誦其詩而輒爲言

王斯和遺稿序

劉子讀贛王斯和詩慨然而嘆曰異哉詩之能感人也其詞雅其爲人正而有則者歟其音和其爲人溫而不戾者歟其趣高其思遠其爲今之逸士而有古之遺風者歟何其能言也言之宜其必傳也傳不傳於斯和何與而君之能言則有可感者矣古今人人能言言亦人人殊其傳者亦何少也豈非言之有精有不精而發之有至有不至者乎言之精而發之至而猶或不傳焉吾未之見矣不傳於今有不傳於後者乎於是斯和氏歿且二十餘年矣誦其言而思其人益思乎余前之所陳也吾獨惜斯和年不及中壽足迹不出千里交游不徧一方徒呻吟乎溪山寂寞之濱而所就已錚錚然如此使加年博交遠涉深覽則其可觀者又豈止此哉斯和之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今子照嘗以春秋之學就試鄉闈蓋與余同志者也又嘗修
王氏族譜一家文獻燦然可徵嗚呼王氏若斯和君庶為不
死者論故家遺澤君子尚其有考焉

送周士廉序

西昌距廬陵不百里凡山川之英氣人物之濟美莫不蔚然
相望而炳焉以相輝者矣則夫懷材抱德之士往來於斯其
能悠然興感於百世之上者豈不係乎其人其世之所存哉
廬陵周君士廉故宋丞相益國忠文公六世孫也質美而多
智氣直而義昌父事其兄而孝友行於家非道不苟為而忠
信聞於鄉閭和以盡常敏以通變而才能聞於諸侯然招之
不可使附也進之不可使狎也此其所積而養於中者不亦
深且厚哉今年夏賁然白駒不遠其馳訪友於南溪之上余

得與之言處者幾匝月薰其芬而挹其光信為相門之佳公
子也一日將治歸其友郭君與恭與數君者攜酒肴登武姥
之岡望贛江之流以餞樂之其感慨之懷蓋浩然而莫禦也
徘徊俯仰南望三顧思清節之高風而不可見也思欲訪先
丞相讀書精舍於清溪之上以求陸先生之遺迹而時移事
異徒見荒煙野草鳴禽斷壠莽然城東之墟而不可識也意
其盛時佳興凡山巔水涯豈無先公流風之遺而草木石泉
有至今被其榮耀者則士廉之為斯遊也豈不遠而有光乎
抑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君子之事也矧登山臨水諸君能
無慨然於送歸之感者乎乃各分題賦詩以贈君而余竊忝
通家子也故序其端而不辭

送隆師之青原序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四
慈恩隆師將往謁雲林定公于青原山以予於定公雅有篇翰之好故來相別且徵言焉余時方濯纓於文溪之上退休於珠林之下寥寥清風獨唱寡和每悵然爲塵外石泉之想則於隆師之往也烏得無言哉夫青原祖庭也定公尊宿也謁祖庭以依尊宿上人之爲斯行也宜不可以已矣矧定公業白而行精氣溫而言暢發爲文辭卓越清麗其弟子之從遊者衆矣寧有能窺其藩而躋其堂者乎隆師機神穎拔洞觀獨詣爲詩律往往有清致蓋亦聞風而興者茲又得山水奇絕之觀相與湔濯而振發之吾知其往而有合者審矣昔靄徹從越客嚴維學詩抵吳興之柯山又與晝公遊而詩名聞於當世評者至謂其入作者闡域非獨雄於詩僧間而已今定公雖不欲以皎然自處而澄源之律度師得不勉而企

之哉是行也詩道其有昌乎吾將以二子之會遇自慶也於是酌觀山之寒泉招子瑤之白雲咏快閣之清風以爲之餞若夫宗門之元旨祖庭之勝義余方之內者故無得而援焉

送焦廷璋序

兵亂七八年環東南郡邑凋喪十九往時號爲世宦貴游者咸習恬長逸不能負斗粟操尺薪以自給至凍餒其父母妻子乃貿貿然號於人喪其所守噫盛時豢養之禍亦可感哉夫爵祿即不能常有矣使得數畝之地日荷錢鏹驅牛犢耕耨其間豈不猶足自存者然士無定居業無恒產而其所有事又非其所素習也其亦何以自免於今之世哉余友焦瑜廷璋世爲晉之清城人延祐中其祖大中公由某官來知泰和因家焉迨君且四世矣凡州民之老者見之則曰此吾故

侯之孫吾嘗逮事其祖若父也其少者則曰此吾故侯之子孫昔吾祖若父皆其民也則相與道其賢憫其貧而私怪其不仕者其在士君子則固已知而敬之矣方承平時君超然棄七品階廕杜門藝圃攻苦食淡與儒生居游凡聲技裘馬薰心灼目者一不以動其中遭世亂寧饑窘頓踣不悔而必不爲苟得以辱其世其自守固已介然矣他日以所居當戎馬之衝又能奉其祖母入萬安中山即閑曠爲安養計其審幾於世變又豈不加於人數等哉抑吾聞盛衰迭運者天之時得失相乘者人之事前此東南諸邑若萬安淪陷之禍其慘烈亦甚矣然其民細而勤其士質而好文其土衍沃而多利有蔬果茶筍之美有禽魚秔稻之饒有園池花木之麗余嘗遊而樂之君之往也先之以芟刈啓闢之功益之以樹藝

營繕之利歲改月化又烏知自今不可以復乎昔之盛哉昔瑜之先君提舉伯奇方少時以大中公之命從先祖府君講學於石岡之下大中公旣貳守湖州猶屬卒業焉故余於君有再世兄弟之契又竊同有志思效於前人者今奈何舍我而他適也余以親戚墳墓坐困於此不能違之而偕作矣獨嘉君之安貧賤習勤苦能不辱其先爲孝子爲順孫非若世之饕富貴習驕惰遂至於淪落而貽悲誚者故樂爲之言以相之

朗溪曾氏瑞石序

廬陵有曾氏世居邑西之朗溪溪之上有異石焉穹窿修直跨兩厓之間若偃梁然可以通行者昔有人過之特謂曾氏曰是爲而家科名相也幸甚保之旣而曾氏有名應龍者果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領宋寶祐中鄉舉里豪忌之夜遣人排石以斷之迄今百一十年矣應龍之五世孫有鉞者爲余言當其曾祖父時石之斷而空者猶八九尺渡者至架木以通迨其祖父時則斷石漸長已可三四尺許今石長益近可一舉足過矣因名曰瑞石將謁今之能文辭者紀焉余甚異之他日余友劉君伯章過而見焉爲賦詩以志喜且曰序卷者吾西昌劉同年也當自爲君請之後伯章歸安成與余不相見者數年而鉞獨勤以序文來徵且謂伯章之意宜不可以孤也余不敢辭則爲之言曰夫天地鬱積磅礴之氣以周流生息於兩間者固未嘗已也而其成毀廢興類關於人家國天下則有非偶然之故者矣而君子固不論也昔新莽嘗詭通午谷矣而漢之祚固自興也正倫嘗忿鑿杜固矣而千載之下論人物事業

者卒歸之南杜而正倫無聞焉則君子之自修又豈惑志於所異而忘致力於所當爲者哉抑聞之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夫斯石之毀也昔之有力者旣倖以衆而勝天矣茲其長而將合也豈非天之久而定者卒有以勝夫人歟吾聞曾氏多賢子孫皆文雅端碩爲時名士使斯石雖斷而弗合猶將奮起以自效矧山川獻靈其滋長聯屬以復於舊也有日則由是興德藝賓天府以繼科名之盛而成茲石之祥者寧不在斯今乎孟軻氏所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鉞其慎圖之

美夾谷侯勸農燕勞詩序

洪武二年歲己酉二月十五日庚辰泰和貳守夾谷侯出勸農於城西郭門之外遵令典也是日天晶氣和風日澄朗旌旗前導輿馬後趨凡州之幕官屬吏胥徒下至甿隸野老無

不奔走後先恪恭所事而校官儒士以及材藝俊秀之徒亦莫不來會田間將觀禮焉鼓三奏涂道旣除冠服儼臨苾芬載陳耒耜乃駕相協利器牛馴土膏九推而還五種斯播其老幼婦女夾阡陌擁隰畛而觀者蓋以千百計侯乃釋服就位召眡隸咸造於前宣其勸辭勞以酒食莫不歡欣呼號踴躍羅拜惟此踈賤德公不遺敢不夙夜告戒以力田事以供王稅自今以始無有怠後衆旣退乃與幕屬儒士更聚於月池之上而飲勞焉衆舉酒爲壽適有持麥穗來獻者侯欣然簪而飲之曰此豐登之兆願共諸君樂之也旣乃偏酢焉酌獻有容籩豆斯秩賓旣樂止日將夕矣侯則曰樂不可極事不可曠今茲勸農乃職之宜燕勞旣終敢飭返駕凡爾在侑能無辭乎衆曰諾時清江繪史孫昂請爲圖以進而諸君子

咸歌咏之州人劉某以侯爲農興勸也能謹而有常及與士勞飲也又能樂而有節是皆可書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詩集自序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留難者久之天機振觸吐詞出語宛合音韻年十歲先君命賦鷄鳴渡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國爲童子師然猶日誦書千數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勵居三年未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於詩也其猶有未至矣乎乃斂蓄性眞湔滌故習盡出初稟而焚之益求漢魏而下盛唐時以來號爲大家者得數百家徧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後知體製之工與夫永聲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

屑屑乎一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嘗爲之說曰詩本諸人情
詠於物理凡歡欣哀怨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
之接乎其外也吾於是而得詩之本焉知哀誕之不如雅正
也艱僻之不如和平也委靡磔裂之不如雄渾而深厚也於
是而得詩之體焉知成樂必本於衆均故未嘗執一器以求
八音之備知調膳必由於庶味故未嘗泥一品以求八珍之
全於是而又得夫詩之變焉是道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
乎千百歲之方來其能深造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真知而
信之者亦寡矣竊嘗心慕仙遊希蹤巖壑榮輕宦達抗志烟
霞或抱膝窮廬經訓以之齟齬或放情廣座醪醴以之暢酣
至於騁五陵遊俠之豪道芳閨華年之思以至離亭送遠繫
馬停舟絕塞從征鳴笳奏凱莫不口占成什手寫連編發之

都歛繼之感慨抒懷遣興積日窮年顧存者既無足稱而逸
者又多不載故由己卯以迄於己酉三十一年之間其可錄
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世人物則概有可感者矣每歲彙爲
一彙而每稿必因所寓之地以爲之名曰鍾陵曰五雲曰鄧
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瑤峰曰墨池曰東門曰珠林曰龍灣曰
北巖曰龍門曰戊巳通十有三彙先時避難山中凡囊橐齎
挈可以資患難備饑寒者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
保而有也惟茲彙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爲文字
也深瘞之草間乃獲存焉非幸歟他日余友蕭翀取而較之
既慮其雜而無所屬復懼其漫而無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
次之若五七言長短古律并絕句四三言等作通得若干首
釐爲三帙將以藏於家俟余兒之長而歸之其意不亦厚且

遠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銳於學迨壯而未之充既強而益以不競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惟往時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輒不覺悲憤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凡其咕囁噂沓而不能自已於言者譬如幽鳥之鳴春秋蟲之號寒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者矣若曰是可以觀可以咏可以興則吾不知之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楊氏二貞婦序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盲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唾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由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井邑蕭條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安成寇將大至民間風駭愕日爭道馳竄至相蹂躪覆溺猶不止用霖戒其子同予將舁其母先避之母卧病不

肯去曰吾年踰七十矣顧楊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弟婦劉因相謀曰憶始亂時姑病強舁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於外吾嘗爲恨今若此可再強乎寧與若等奉老姑於此設不幸即偕死一室不尤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遽出追之不知所向乃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亟矣不可他往即牽引趨傍舍井次俱自投以死實是歲九月二十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同予求其母不可得號哭於道或有告之者因自縊視之信乃負屍出井瘞其傍爲二墓焉時同赴死者復有二隣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死難事也況於婦人女子哉婦內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或失其正故寧從內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軀故寧自投以不見不義爲正而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顛沛之行決於當時閨門之間唯諾就義蕭誠克自貞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來平時號為大丈夫者猶不能不震眩失守以丐須臾之活而里巷閨幃自奮於義烈有如此者然往往湮沒於疎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鄧二氏能因人自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又明年同予繼死於難而康卒以壽終用霖為余言如此其情概可悲矣故述而表之為楊氏二貞婦序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余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余曰吾兒幸有立也其報而母乎起予為之泣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沒起予益勤問學捫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武三年余始去家竊祿於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京師乃三月擢授黃陂

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能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澤貞烈之所以輝千古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劉崧書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仁存方論集者廬陵鍾君本存之所撰集也論若干首方若干首通為若干卷本存究心是書餘三十年其參考折衷雖若出一已之特見而貫穿出入無一不本於前賢之所已言者大概以靈樞素問為本而以長沙張氏叔和王氏為宗介然不徇於眾不惑於俗不疚於利而所以為之言先後緩急者莫不具有其法焉本存何以能若是哉推其淵源遠有端緒蓋自其先世嘗壻於郡東丹沙之朱氏朱氏有字友諒者遇宋季國豎嘗入侍疾遇知熙陵及其暮年乃以傳之子若

孫者傳於其壻而鍾氏之鑿遂焯然名江右迨本存既三世矣本存天資明敏論議暢發自其壯年周遊魯齊燕趙間凡博碩之士無不交竒奧之書無不覽故能造詣精深體驗切實要非苟焉駕虛名以自騁者也凡倜儻重義其赴人之急如拯溺救焚惟恐不及而未嘗有一毫計慮之私故其平時得於家傳師授之餘者尤汲汲然惟恐夫人之不知而世之不傳也由是修辭以達其意著法以嚴其用如品劑主佐錢兩生熟爲湯液爲圓散者諸方之謂也風溼寒暑虛實強弱爲內因爲外感者諸論之謂也譬之刑書論則其議獄之文方則其斷罪之律也苟毫釐有差則死生爲之易位顧可得而易言之哉是知律之斷固不可不嚴而文之議尤不可不盡此是書方論之述所以互發而兼舉也歟然是書必題之

以仁存者豈非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鑿之爲道乃所以存天地生物之心也歟吾見是書之行也遠而有功於生人也大矣或曰本存乃翁字仁可著以仁存亦所以不忘其先也是尤可嘉也余故喜而爲之序

橫岡袁氏族譜序

袁氏族譜譜袁氏族也袁氏德齊之所輯也譜成德齊來徵文且致其從父之言曰某今年七十有七諸弟存者十有三入上泝吾祖若父之旣往下視吾兄弟子姪之一從至再從而數之不啻千餘指然而遷徙不常絕續不一大懼老者日遠生者日繁系屬無所本而倫序無所據也念昔吾從叔祖吉明與吾從伯福可嘗編爲衍慶圖不幸遭亂散逸不傳吾先兄景亮景達欲重修之俱不果而卒今幸及吾餘齒與吾

從弟從善命諸孫考訂之粗獲成帙先生矜其志而賜之序以成吾袁氏之譜不亦幸乎按袁氏本金陵人五季之亂避地始居西昌邑西之袁家巷族大以蕃至宋元祐間兄弟又析爲三一居萬安之株塘一居吾邑仁善鄉之鐘步一居雲亭鄉之橫岡其居橫岡而可考者則景甫之始祖孟成也孟成之子季茂又數傳至義卿紹興間以貲力信義爲鄉都官與其子從義奉命行經界法公正不私鄉民德之迨宋季勤王兵起民居盡燔故物無有存者元初至元戊寅間義卿之從有諱德善者則景甫之高祖也戶占糧二十四石服五雲驛夫役凡八十餘年無有遺缺則其富盛可知矣其後丁口千餘屋區倍之蜂房水渦竹苞蘭茁烟火連薨絃歌接棟過者望而加敬遇冠婚喪祭殯送有常度燕會有常期酒行有

常數闔門五世同一欣戚無間言焉每正旦尊長坐堂上子弟孫婦以序列庭下歲以爲常或少有忿爭尊者必聚羣族召之至爲之面陳禮義諄諭勸撫俟其悔謝乃已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義事復懽然如初當其時富者挾貲貨走南北爲豪商鉅賈仕者效才能食官祿爲司征爲夫長爲從事官學者業詩書爲名士耕者服先疇爲良農然皆知孝行務本有以樹立孜孜然稱其爲袁氏佳子弟也元季東南兵亂連歲乃有甲辰五月之變而袁氏流離焚劫疾疫之厄有不忍言者今遭遇聖明海宇寧一自洪武建號以來又十有四年矣袁氏之族生齒日繁而文學之徒彬彬輩出其後有不昌且大者乎故今譜斷自孟成以下凡若干世而生卒年月墳墓所在莫不詳載宜某之有請而德齊之有述也豈非

賢子孫乎吾聞水之湮也其決而放也必大火之鬱也其熾而焰也必盛善之積也其發而振也必遠吾知袁氏之世其繼此而日大也審矣余家距橫岡不三十里於德齊叔姪羣族間往往有姻戚之好文字之樂而均則實吾甥焉故知袁氏爲深不可無以復其請也爲之序俾以示其後之人

臨川危氏家譜序

危素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縣者由諱怍而下七世列爲支三居臨川縣者由諱忱而下列爲支三十有六而以始遷江南之祖冠其端信州刺史府君諱仔倡別改爲元氏又以元氏之譜附其后其出處行事錄其大概昔閩之宗有字福可者嘗修譜工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侍郎延平馮公夢得序之從曾祖諱浩又修譜朝請大夫南城周公方序之當

宋末未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其志而未備素在童子時請於大父願具列而藏焉仲父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四明袁公楠序之泰定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圖於是所謂三十六支者始得校訂其譌失益詳焉危氏之始莫可稽或謂周武王之妃感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誕而難信然疑若未可以遽削也撫州刺史府君之事尚矣而自宋淳化以來以明經文術擢科第仕於朝於郡縣者衆多也今則或有失其名或有絕其世可悲也已嗟乎微而大而微賤貧貴富之一去一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於浚詩書之澤樹忠孝之節烏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哉知不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則吾之自勗其能以已耶謹志於首將以戒我後之人

楊氏族譜序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有山名印楊氏世居之蓋其先自唐景雲初來守撫因家臨川縣長寧鄉之小邾里其六世孫曰浩始徙印山浩從弟文林郎潭州節推揆嘗修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修之襲而藏之者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者十世孫曰應泰曰三杰曰和也書之者十一世孫敏也應泰又請於故翰林學士子吳子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子吳子勉之立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楊氏知之爲詳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予讀宋侍講學士無爲楊公序其家譜分新昌院淮南院蜀院閩院丹陽房滎陽房其先皆羊舌氏之後而華陰最先盛矣其遠者勿論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公顯於延平學於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

倡道於東南門人弟子率皆豪傑竒偉之才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盛哉文元公顯於四明學於臨川陸氏高明純一進道不倦雖今之學者棄而弗講然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又焉可誣也爲楊氏子孫者盍亦思夫宗家大人之學若何而學耶於此知其求端用力之方而自得焉則將光明赫奕不止於今日所觀而已此子吳子所謂立其本也雖然豈直楊氏子孫當思之耶天下後世之尚友古人者不能遺也應泰與予厚善來徵續書其後故爲之書

借書錄序

余家唐宋時徙臨川先世多藏書國初罹兵燬無存者其存者不多向見故物方駘亂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厲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輒爲童子

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嫻族應接賓友其贏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幾廿年然捃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之顛肯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怒或數請而弗拒故於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雹之象於人也聖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姦詭之迹於地也山川郡國城郭塚墓草木昆蟲之物靡所不載反之於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於法書碑刻稗官小說方技之微術數之末亦莫有所遺顧素之樸愚固陋而窺萬一於其間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則諸君子惠利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目并附其家世各出處爲借書目以示子孫

太平十策序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筵以廣聖學謹儲蓄以備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獎廉讓以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彛通資格以任賢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王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參議何庭蘭世稱能吏亦曰君言可用下之部而吏議沮之不報余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草茅其慮必周於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史以損益古今之宜比十策者蓋其燦然可舉而行者爲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爲治者皆自詭而已顧豈可以老生常談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視之哉今夫居高位食重祿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士
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
知其何說也因閱其草藁書以歸之

山菴圖序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爲神龍所居歲旱禱輒雨蓋
人跡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學於先天觀
風月良夜乃遊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徘徊久
之其門徒頗爲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余家雖隣境距其地
不數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又心所
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
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夔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
子者早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旣去人世

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之名山至於京師曾未旬日即思
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
乃取高句驪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君里人隱老子
法中而善寫山水嚮者侍臣有進其畫於延閣上覽而說之
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畫並觀幾莫可辨矣然其畫人所
罕得雖遊從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好名
畫以自娛玩欲得其畫而張君終不肯與他人可知已今獨
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爲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戀祿於朝
去其田里甚久故特以相示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
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於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爲投老
之計其亦古之交宜然耶歐陽子思穎之詩曰及身強健可
爲樂莫待衰老須扶攜則余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矣方壺子其候我於仙巖之上遊哉書其後以要之云耳

送劉子鉉序

至正二年皇上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修寫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遼金史卷帙不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記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雜記當參證者不可勝筭於是政府選能書者廿有一人以布衣辟寘館中廬陵劉鼎子鉉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莅史事嘗掩人不備猝然至局唯子鉉與廿人者朝夕不怠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於朝宜官之總裁官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三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宜

遵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卒用為郡學錄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子鉉名在江西檄中行省參政廉公曰吾史官也知廿有一人者有功於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闕處之子鉉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鉉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賦詩贈之顧子鉉方盛年其學水涌而山進用以施教於一縣既不足以酬其勞又不足以展其才或疑子鉉不能無介然於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者閭有塾以鄉大夫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飲酒則為之僕介自門左席於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縣之大其廿五家之間蓋不知其幾龍泉又子鉉之鄰邑乃往為之師則朝廷之待吾子鉉者可謂厚之至也子鉉尚益思所以報稱哉

仙巖圖序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從漁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巖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巖棋布如轆轤酒瓮仙倉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同坐巖中俯觀流水然或隱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緣至絕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係長綆大樹上縣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巖前以長鉤鉤二棺墜溪水其棺皆楠木所製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或云堯時民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辨之堯時河水爲患矣其橫流泛濫惡得至此境耶緣藤蘿而上有大巖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顛甚平曠浮圖師架巖爲宮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源太史范先生嘗爲之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

鍊丹處猶髣髴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上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趨衣巾必沾溼至鄒尊巖亂石爲門扉中多黃精薯蕷蹲鴟之類鄒尊者古仙人也大抵千巖萬壑草木秀潤非邈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於龍虎心迹超邁不污塵垢時時寫山水有竒趣若武夷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爲余圖之而仙巖者又嘗所坐卧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興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巖圖寄至京師求余識之因序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汨沒世事而不知返也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江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

格君進賢恤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職任兼聽寡
欲各引經史於其端而證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爲
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薦於朝集
賢翰林兩院校其書亦以爲善乃按令式命爲學官君持其
書使余敘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今夫梓匠輪輿猶
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可以作室制器況於身居輔弼疑丞
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
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於危亡者乎傳說之告其
君有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
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
哉今皇上嗣大歷服勲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
諸有司而已君雖受官以去猶宜繕寫進於延閣頒示羣臣

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宜不
至於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可計也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異才並爲之用而
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是時常山劉文正王以沈機大畧最
爲親幸且通祕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效乃作
祠宇於宛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祀太乙六丁之神俱
號曰靈應萬壽宮常山王旣薨嗣居之者非操履貞白明於
道術者不得與茲選至元五年四月己丑朔今皇帝勅玉笥
山道士郭君宗純爲第八代祭道真人降璽書寵嘉之其所
館兩都靖治所在戒嚴真人龐眉皓首深居林壑時人望之
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旣十年乃言於朝將歸隱於故山

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知止自足有契於老子之旨爲詩歌以送之而屬余爲之敘蓋至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退休於龍虎山杜門簡絕人事翛然自得余固已歎其浮遊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汨沒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遁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於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抑常山王初嘗寄迹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超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從容如此哉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客有問於僕曰吾子楚人也龍淵太阿之爲神乎僕應之曰晉人雷孔章云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張茂先即補孔章爲豐

城令掘獄基得之於是拭之以南昌西山北巖之土光芒豔發置劍水上精光炫目至寶之不可閔藏如此哉雖然此物之可寶者若夫人才之所當寶客亦知之乎今有人焉其孝弟能追乎古人學問無媿於今人恂恂而不矜也屹屹而有立也亦產於龍淵太阿所出之地得不謂之寶乎噫龍淵太阿之爲寶內以靖諸侯外以誅畔逆其用固可尚已人才之爲寶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其爲用當何如耶昔魏侯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侯曰寡人之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夫龍淵太阿潛伏幽壤其氣激烈上干雲霄故遇知於識者況於人才之生寧能甘於晦藏而沒沒無以自見彼龍淵太阿之爲神張雷二子識之矣若人才之出精於鑑裁者其誰乎吳俊仲傑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三
秀出豐城蓋非物產之美獨能當其奇觀者吳君之才且良誠世之所寶然而辭親而客於輦下者七年而無茂先孔章之明察世孰從而知龍淵太阿之爲貴雖莫知其爲貴龍淵太阿固自若也吳君與僕尤厚善故書與客言者以贈之

臨川王氏世譜序

臨川王氏世譜一卷宋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英國公十三世孫允升所藏也昔荆國文公昆弟以政業文學克大其家歷世滋久而子孫多散居他郡素郡人也嘗求其譜於祠堂蓋詳於前而畧於後至金陵訪之亦不可得以屬諸名垕字戴之者垕杜門鍾山讀書養親數有書問而不及此允升自其七世祖德慶史君卜居諸暨而未遑一歸臨川來遊京師出示此本猶其先世手澤素留之數年謹錄而藏諸孔

子謂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嘆文獻之不足徵然則斯譜之存係於吾邦之文獻豈可忽哉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廣信桂氏自司空公顯於五季宋初其後以儒學擢科第者數世我陸文安公稱其族盛而尚禮法宋忠臣謝公君宜母家也余至治間客遊貴溪之境始聞桂氏伯仲以文學爲鄉先生乃齋沐修頌伏謁門下於是澹圃先生武仲方頤白鬚類古君子不以余爲少年揖讓爲禮甚恭猶抵掌談謝公言論風旨使人毅然有立志退則從其子林伯游而林伯方覃思經術有所著述以翼衛聖賢之道而不務苟阿於時好蓋余少林伯十有四歲林伯之子孟又少余六歲天才飄逸文采燿然尤爲稱其家兒者也其後先生即世余亦以家貧干

西漢志 卷一百八十一
三
祿久而不能歸間數歲而林伯與孟則以書道其殷勤友誼甚篤也乃者孟之子訪余於京師其名曰庸其年亦幾三十余於是見桂氏四世而亦將衰矣庸索其曾大父大父三世之文請曰吾子於我有世契願序而傳之余讀孟東蒙之詩其四章曰內充既和外形戴方相時允塞退休式康其六章曰聖軌有卓剛述是儀爰指我的明德是持所以述贊其大父尊甫可謂善言德行余之不佞誠不敢易其辭孟承其家學之緒故其文辭有作者風昔人三世有集以爲儒林之盛事乃今於桂氏見之何其懿哉庸游於成均謹重而力學使余未老并讀其四世之文豈非餘生之幸故書以爲序

廣信文獻錄序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奇拔其水清寫其鍾而爲人有文章尚

節槩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啟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於此而士習益盛由簽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祕閣知同州鄭公驤以來皆能伏節死義尤足爲是邦之重矣余家隣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獎譽備至親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脩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攜拾他書僅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沒史家有遺佚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爲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錄文質居貧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屠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笑之而文質不畱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實

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考見數
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文質
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
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遊塵壹歸於湮沒耶余故嘉其
篤於好古而爲之序

浸銅要畧序

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
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畧於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
爲復置興利塲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授理爲塲官使
董其事理持其副屬余序之序曰錢幣之行尚矣然而鼓鑄
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浸鐵以爲銅用費少而收
功博宜乎朝廷之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

許申能以藥化鐵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
於紹聖間而其說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銅取礪
烹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
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巖橫泉石墻隴齊官隴小南
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
舉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銅積大南山橫槎隴羊棧姚旻冷
浸橫槎下隴陳軍鑪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竈下炭竈上何
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爲溝百十三有傳政和五年雨多泉溢
所浸爲最多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潛所撰以授其子
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君諱甲少師之孫參知政事忠定
公諱燾實序志之我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
與理之父諱逖以其書來上皆命爲塲官未及鑄印而塲司

西漢志 卷一百八十一
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顯
於一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冶鑄之無功寶藏
之不興哉雖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顧
上之人力行何如耳昔者張氏若贈少師諱根著述傳學忠
定公事業在信史公侯復始將在乎是異時之所立當不止
於此也理字伯雅

永豐王氏族譜序

廣信王君志道以其家譜示余於京師曰此大母俞夫人手
筆也吾少孤大母鞠而教之七世祖朝奉府君家訓八事亦
書於譜尚書韓公無咎內翰洪公景盧爲府君輓詩書諸壁
間夫人思夫壁有時而壞則又書於譜若夫人之於王氏承
家燾後之意何其懿哉素昔修宋史知君之先有大勲勞欲

爲之倣歐陽譜法撰次爲書請以夫人手澤匱藏於家廟顧
旦暮驅馳有不暇及君將歸江南乃以敘爲屬序曰王氏其
先瑯邪人轉徙大名成安其可見者唐末處士肇肇子景爲
洛州錄事贈將作子遷贈光祿卿光祿生明遭宋之興克樹
大業爲推誠翊戴功臣贈太子太傅其後仕者相踵而起其
居永豐者由太傅四世孫同始至君又十有二世矣夫以太
傅際風雲之會功名顯赫著在彝鼎歷數百年之久而胤胄
繁衍厥有其由方其將兵數萬下江南兵至洪州不妄殺人
市不易肆革李氏之弊法而薄其賦稅嗚呼此豈武夫悍將
所能哉至若朝奉之訓不可起無益之爭興無故之訟骨肉
自相吞噬用度過爲侈靡輕棄祖業謀拆故居廢四時祀先
之禮忘在庭義方之訓其爲言至簡非獨王氏可以服行之

凡爲人子孫者以其更相告語則興者不能以遽廢廢者亦可以復興也敘其譜而推本其原而及其先訓亦所以做夫世之人且以自勵焉

送劉稽古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甚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游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束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爲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文乎抑稽古人之迹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神領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

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歷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守會朝之儼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嫚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余懼其不能徧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以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岫嶻浯溪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彝器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幽而窮崖絕俗之隱淪外而僻壤窮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

心誠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易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
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
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
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弗庶
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予曰斯言得之矣於劉君之
行謹述斯語以爲贈

清溪書隱序

筠陽羅氏君友與余生同年學同業居相近情相親也而其
往來之密則莫若今年在京師時爲甚是時余與君友年俱
六十一矣而俱爲有司所迫以衰暮之年校藝京師白髮皤
然若老鶴之孤鶩獨峙而與六七俊秀俯首吏部之庭以試
所業豈其心之所樂哉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君友先余至亦

將先余往乃出所謂清谿書隱圖者以示余而命余識之余
惟君友讀書清谿之室其於消息盈虛之理察之詳矣夫日
月之有往來寒暑之有代謝尺蠖之有屈伸此固感應之常
理非謂往者可以終往而不來屈者可以終屈而不伸也曾
謂士君子之隱果可以終於隱哉時止時行可晦可顯惟義
所在而無固必焉此君子之所爲非庸俗人所能識也且君
友當隱居之時日與六七童冠詠歌於谿水之上若川上之
旨浴沂之趣觀瀾之喻鳶魚飛躍之機凡聖賢所以開示人
者固已精研而默識之矣於斯時也景與意會理與心融合
萬化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其視簞瓢陋巷與夫千駟萬鍾
窮達同一致也而奚優劣之足校哉昔焉退處乎清谿時也
今焉進講乎鱣堂亦時也昔焉之講學固將以自淑其身今

茲之講學則又將有教育英材扶持綱常之責焉自元氏有國以來士大夫尚通達而鄙清介貴榮華而賤名節脂韋以相媚龍蛇以自居厥或告之曰臣當死忠子當死孝則園視大駭而莫有應者卒至於三綱淪九法斲疽潰隄決而不可救今雖大明麗空而餘風猶未殄也然則理墜緒於既紊之餘挽頽波於既倒之後使綱常之理煥然復明於世非其量之洪而力之堅者曷足以勝重任而遠到今之列於教官者惟君友足與語此故敢舉此以爲贈且繫之以詩曰清谿之水有蒲與荷睠言顧之可以晤歌清谿之水有鯉有鯉薄言贈之可以宴喜乃構我宇乃藏我書爾童爾冠衿珮而趨我先爾隨我唱爾和維古之師以寡其過先生升矣於彼鱣堂嗟爾士子毋怠毋荒古人之學凡以爲己棄實務名乃士之

恥湖學之式鹿洞之規遵而勿失令聞四馳斷木成室琢玉成器返我谿居優遊卒歲荷峯之峙錦水之流我友敬矣百世同休

羅谿隱趣圖詩序

客有以山水圖一幅示余者展而玩之谿流縈曲汀渚隱見其翼然者谿上之亭也其翳然者谿上之木也其隆然中起者溪上之橋也遠山重疊乎其前平原曼衍乎其下一老渡橋如有所適一士端坐如有所思莫不各有意焉余亦不知其何名也從而問之則曰此新吳鄧氏羅谿隱趣圖也以知隱趣之妙者莫如子故特以請願一言以冠於卷端余曰人之才質不同才有清濁則學有淺深學有淺深則趣有高下吾豈能一一究之哉浴沂之詠歸也鳶魚之飛躍也原泉之

混混也此其在孔門者不必言矣後乎此則庭草交翠茂叔之趣也吟風弄月程子之趣也武彝權歌朱子之趣也此數君子者蓋亦於川上之旨有默契焉者也今孔孟之書程朱之說非不家藏而人誦之也果有能得聖賢之趣者乎羅谿之水與子之川點之沂朱子之九曲同一是水之流行即同一是理之呈露也同是理之呈露即同一是心之操存也其心同其理同則其趣亦同也子母謂其高遠而不可及能領吾說而務學焉則一簣之覆是亦為山九仞之始也

延陵孝子詩序

延陵孝子者新建吳德茂之幼子伯儀也德茂家饒於財有司黥充江西上供竹木庫役已而藩閩考核典守者俱以虧折坐罪論輸京師者若干人德茂與居一焉於時役重以煩

民力不堪多死亡者孝子慨然曰子代父役義也其死與否則有命存焉義之所在命固不足論也吾知行吾義而已他奚恤哉遂往竟以赦歸父子俱免於難人皆曰此孝誠之感也與之遊者多作詩文以美之其師符先生元瑞吾友也以書來求余文者再余許之而不暇也歲甲子余留江西數月元瑞再申前請余曰子代父役可能也父母昆弟稱其孝而鄉鄰親戚無間言可能也通一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舉稱之無貶詞不可能也通一邑之人稱之無貶詞可能也邑有賢士君子能不徇乎流俗者亦以衆論為然斯誠不可及矣延陵之孝能使其師友舉為之請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倦非其誠孝足以動人何以致此符先生之言曰是役也人知子之能代父勞而已不知曠日持久而無赦有必死亡之理是

延陵之孝非徒代父之勞乃甘以其身代父之死而不辭也
卒之父子俱全其生是天與之也人與之也天與之人與之
亦以為天理人情之至固王法之所恕神明之所祐也然則
延陵孝子其賢矣乎

怡雲詩集序

德安李君用初隱居豫章東湖之上澹然無營悠然自得意
有所適形之歌詠每開軒望雲見其徘徊上下倏忽聚散終
日往來而不離乎是也意甚悅之因取以名其藁曰怡雲之
集意謂吾所賦之詩與所觀之雲同僅可自怡悅而已非可
以持贈他人者也暇日出其藁以示且請余序其端余謂雲
之為物卷舒無跡類有道也出入無心類有德也晦明莫測
類有神也五色成章類有文也故雲漢為天之文詩律為人

之文方其得之於心而形之於言言之不足而嗟嘆之咏歌
之以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蓋未得而思既得而樂相與
循環於無窮曾不知老之將至信乎其難以語人也當此之
時在我者重則外物為輕夫子不云乎不義之富貴於我如
浮雲夫以浮雲視富貴則千金之重猶敝帚也萬乘之尊猶
敝屣也榮辱不足以累其心得喪不足以亂其志終日吟哦
惟白雲之為侶非徒不可以贈人雖贈人人亦未必能心領
而意受也以是而觀則君之所自得者厚矣彼奔走於名利
形勢之域者又惡足以知之

送廬陵周子憲清江教諭詩序

聖人治天下之具有政有教立之官以治之則政也立之師
以導之則教也官有尊卑師無彼此何則師之所存道之所

存也道苟在是矣庸詎可以職任之大小分輕重哉成周盛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執事莫不各均其職當是時政教合而爲一閭有胥族有師州有長黨有正鄉有大夫所統雖有廣狹其教雖有詳畧而所以教之之道則一而已故黨正者一黨之師也州長者一州之師也鄉大夫者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之師也後世政教分而爲二縣有令郡有守朝有執政而自國都以至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教亦至矣余嘗觀於有司凡卑之事尊小之事大必若子弟之奉父兄奴隸之奉家主奔走俯伏惟恐或忤小有不謹譴責及之何如是之嚴不如是則政令有所不行也學校則不然教諭者一縣之師令長之所賓也而郡守未嘗不致其敬教授者一郡之師太守之所賓也而方伯大臣未嘗不致其禮何也師之

所存固道之所存不可以職任之大小而分輕重也昔余年二十七八時以經學授徒江西周氏子獻方從其父講學於東湖之上遂得交子獻父子間今年春余以南昌府教召居翰林數月聞江西辟周先生而未察比至相見則子獻也與之別三十有六年昔焉爲佳子弟今也爲賢父師而余髮已種種矣國家方以學校育英賢南昌大府也朝廷尤注意焉已別有銓注而子獻乃至遂改授清江諭清江雖小邑固亦禮義之鄉也子獻得之以其便於家也忻然而往來告別夫階級之崇厚豈足爲子獻道予獨惜江西求之之難而失之之易也又惜子獻之來不早使南昌之學者不能終受子獻之惠也在南昌則教之所及者廣在清江則教之所及者狹廣與狹在子獻不足校也而南昌之學者能無缺望之嘆乎

雖然子獻至清江勉其父兄誨其子弟明先王之道以導之
吾又安知子獻之令聞不由此而益永乎又安知他日政教
不有及於南昌者乎於其行也姑述此以爲別

前吏部主事熊利賓赴京序

友人熊氏利賓豐望族也少與伯氏元夫俱受春秋李先生
行簡之門爲高弟與予爲忘年交數十年矣本朝洪武庚戌
之歲有詔興學校開科舉是時兼以明經爲學校師利賓以
明經中鄉試第二名明年遂登進士第授吏部司勳主事在
職逾年以癯病賜告歸鄉里居家日課子弟勤詩書務農桑
供賦役澹然自足無一毫舍己徇人之意與善居相近然各
事其事歲時不過一二會而亦未嘗一歲不會也近年以來
縣邑行鄉飲之禮則善與利賓爲之賓學校行釋奠之禮則

善與利賓陪其祭鄉之俊秀有業肄焉有疑質焉則善與利
賓爲之師以爲吾二人者可以終老山林之下矣十六年秋
朝廷有詔求明經老成之士府縣搜尋不遺是年冬善與利
賓同舟至於藩府善以老病幸免而利賓遂將有京師之行
十七年春正月利賓戒行且有日相視徘徊不忍別善乃從
容謂利賓曰朝廷所謂汲汲求明經老成之士者豈以爲吏
民師乎將以爲天下學校計爾春秋之學不明於世也久矣
茲行也以子之學施之乎學校明道正誼之說懇懇爲學者
言之以正人心以厚風俗以育人材使聖人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粲然復明於世豈曰小補云乎哉譬之美玉爲圭璧爲
瑚璉施之宗廟朝廷可也而奚必韞璞投石之爲貴也

送翰林典籍羅原奎歸鄉侍養序

洪武十年春善與江西教官同赴召者十有二人而居翰林者惟善與羅氏原奎劉氏仲質三人焉時學士宋公新以承旨致仕歸鄉里於是善以修撰典誥命原奎與仲質以典籍掌書冊先是內府羣書祕書監實典之九年冬始命移置翰林內直之署實在奉天門之左凡爲書數萬卷典守者欲速惟以名件數目相授受至於簡編散亂前後失次不暇恤也二君旣供職慨然以爲己任日相與比次而整緝之於是經史子集區分彙列粲然可睹旣畢事乃具奏曰臣等點勘祕監所授書目實數若干固不可掩虛數若干亦不敢傳會謹以實奏聞上乃命官覆覈果如所言於是前官以不謹論罪而二君獨蒙褒賞未幾原奎以書之歲久而糊敗也請工修緝之數月乃畢書帙爲之一新復慮書之以糊而敗於鼠也

請命匠易架爲櫃每櫃置門以護衛之書以克完無害上每入必顧左右曰使我書帙全美者二典籍之功也他人不與焉時國家承平無事以冬至正旦元宵爲三令節羣臣賜錢有差且有旨令京官各取家屬完聚蓋以羣臣有俸有賜老者可以慈幼少者可以養親欲令居官者骨肉同受其榮也今年正月十五日早朝退丞相召善三人至政事堂諭旨令翰林官速取家屬以來子其母忽又逾月復申前命於是原奎仲質相與議仲質給假先歸歷三月攜室家至原奎奏曰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如以書取未必肯來臣請親往迎之或者其可乎上於是惻然曰家貧親老去就良難今賜爾歸家侍養終爾母之世原奎稽首受命以出士大夫聞者皆曰仁哉陛下之用心也茲非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歟

又非上老老而民興孝所謂絜矩之道者歟噫人孰不欲歸
養其親而顧有得不得焉若原奎可謂先得之矣此原奎之
幸也亦母夫人之福也今日原奎輟事君之忠以為事親之
孝他日又將移事親之孝以為事君之忠原奎勉之朝夕奉
養之暇退坐北窗觀古人之行事求古人之用心則異日施
於有政必大有可觀者矣

重建徐高士祠堂詩序

大賢之政非有關於名教不苟作也今年仲春予從許侯謁
高士墓於南門外墓之藁塞久矣樵蘇牧圉遊戲乎其間孰
知其為當敬者自侯之至乃始垣以繚之門以扃之樹以封
之時而祭祀以享之祭之日清飈掃塵飛雲承宇樽俎既陳
侯與賓從序拜於墓前夾道而觀者莫不嗟嘆而人始知名

教之為重祭畢而燕侯慨然曰東湖故有環波亭允為茲郡
之勝今亭雖燬而基尚存余方將命匠掄材徙高士祠於其
上且俾郡之文學之士時致其祭以寓其企仰之思以遂其
游觀之樂何如皆對曰善未幾而祠宇告成侯再率賓從具
禮而釋奠焉而人益知名教之為尊惜余時留京師而弗獲
與斯禮也比歸亟請一二文學之士同往造焉始入而予心
肅如既謁而予心愉如左右顧瞻而予心廓如矣堂高可以
栖神庭廣可以行禮北牖靚深可以燕喜前臨通衢後俯清
波植之槐柳種之芰荷茁柔含芳各有生意曾不踰時而東
湖之景煥然矣非篤於名教者其孰能與於此余因謂二三
文學曰士之稱孺子為高士者謂其弗仕之為高歟抑以其
節操行義之為高歟如以其弗仕之為高則當時避世而隱

者固非獨孺子一人而已如以其節操行義之為高則俊廚
顧及諸賢孰非有德義者先賢論孺子蓋曰龍德而隱龍德
固非專於隱也其潛見飛躍惟其時耳使當可為之時孺子
未必不為於不可為之時此其所以為高歟噫孺子信不可
及矣而吾黨之士得以歌於斯游於斯仰前賢之高風挹湖
山之清氣以陶寫其性情而增修其德業者非侯之賜而誰
歟則是侯之斯舉固大有功於名教而凡與於斯游者皆不
可忘也於是同游者若干人各賦一詩哀為一卷請予序諸
卷端書而納諸許侯云

送劉伯序還豐城序

洪武乙卯春省臺奉詔旨申明學校之制蓋欲內而皇宮國
都外而府衛州縣以及閭巷莫不立學上而皇屬國戚次而

文臣武將以及庶民之子弟莫不從學所以淑人心厚人倫
美教化而移風俗也於是江西都衛指揮使宋公承上意旨
相舊鎮撫司廳堂房室廊廡門塾靚深宏敞足以為諸生藏
脩游息之所乃命補葺塗墍擇吉日發書幣遣使者賫詣豐
城請前崇明州牧劉侯伯序為之師既至宋公延入學館待
以上賓命子展拜執弟子禮講學授業凡衛之倅貳僚佐及
千百戶之子皆隸焉劉侯亦慨然自任進諸生立館下諭以
主上教育英才之意古聖賢所以教人入德之方視其年之
長幼察其才之高下循循善誘日漸月摩諸生亦感激淬礪
革去舊習遵守教條知所趨嚮可謂賓主之間兩盡其道矣
歲十一月劉侯束書辭歸且徧告別於素所往還者徐君景
南來曰劉侯德性淳厚辭氣和平尤善諷詠與之談如飲醇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耐不覺心醉今其去也將有不復能來之意然則泮水之芹
誰與共採豫溝之柳誰與共折東湖夜月南浦春風誰與共
游觀而吾黨之士凡有疑義誰與共評論剖析之乎予曰劉
侯之去則誠不可留矣吾與子獨不能折梅花浮竹葉握手
江濱少敘平日相與之情乎景南曰然於是率郡之文人劉
侯所素厚者各賦詩以餞而善爲之序

李布政朝京詩序

中奉大夫李公布政江西之三年政修教洽亶有成績帝用
嘉之乃命入朝將授顯任南昌儒學廣文周宰語善曰李公
今入朝矣吾黨之士皆賦詩以紀公興學之績以寓已去思
之情子盍敘而冠諸簡首善比年以老病退處山林知公政
之有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願聞其詳何如宰曰吾聞君子

之爲政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言可知夫爲政之大
者莫大於扶持聖人之道苟以扶持聖道爲心則施之政事
間與聖教背馳者鮮矣兵興以來釋奠之禮久廢洪武十五
年六月始奉明詔下學校舉行釋奠禮於時有司且喜且懼
喜者喜盛禮之久曠而復行懼者懼財力之弗給無以稱上
意旨且獲罪也公獨慨然以興起學校爲己任掄材選工授
方任能於是養牲有滌宰牲有庖烹飪有厨餼饌有釜有井
有亭門廡倉廩黝堊丹漆簠簋壘洗筐筥錡釜舊所無者悉
增益之舊所有者加潤飾焉旬月之間百役告備前期齋戒
者往視具將事之日庭燎煌煌觀者如堵公率僚屬肅恭就
位牲肥酒冽裸獻有儀登降有節神聖昭格洋洋如在則公
之有功於聖人甚大諸生肄業者日有課月有試歲有貢其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賢否勤惰靡不周知公擇其可教者時加獎諭而勸勉之其
不率教者亦時督責而飭戒之由是勤者愈勸而惰者亦知
所以自警故每歲所貢十三府六十九縣之生員少黜退者
則公之有德於諸生甚厚舉夫學校之政可以例其餘矣善
曰若子之言公之德政誠可頌也已使爲屬官者皆如公之
用心則典獄訟者必能贊公之明允司出納者必能道公之
廉平掌賦役者必能述公之仁恕任考校者必能揚公之正
道分言之而各得其一事合言之而兼得其全體則公之善
政可勝紀哉抑吾又聞君子之愛人也旣美其已然之功必
期以將然之效則公今日之行子又將何以爲祝也宰慨然
曰是非予之所能及也雖然聞古所謂大臣者居江湖之遠
則思其君公前日之在江西是也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公

繼此而居朝廷是也誠如是也吾江西之民或者其少瘳乎

贈筠陽朱誠則序

余幼時嘗侍先祖父側數爲余言吾家世居豐城郭東門宋
建中靖國初因避難兄弟三人各攜室家徙一居筠之社
前一居豐城之穆湖其居豐之興仁里者吾遠祖夢龍也由
吾祖而上三家子弟猶往來相勞問世代隔遠乃不復相通
恐數年之後幼穉者遂無所聞知故與汝輩言之庶幾知譜
系之分合本末而無忘所自也洪武乙卯予生六十有二矣
奉省檄監察筠陽始獲識郡文學朱溟誠則問其始遷之祖
夢炎則知夢炎與夢龍其爲兄弟無疑於是二人相視而笑
始知夫流派之異者泝而上之未嘗不統於本源之一也居
數日情益親意益洽議論益相得若不能以相舍而予又將

告別矣誠則從容請曰吾六世祖諱昫者在理宗時中神童科號荷山先生有文集傳於世曾祖資深文學爲搢紳推重補西澗山長祖逢原邃於易領鄉薦爲湖廣校官事父以孝聞父勉行事先祖亦如之溟雖不敏然藉累世儒業夙夜兢惕恒恐失墜今又承乏侯泮分教諸生每應接餘暇焚香讀易探姬孔之奧旨繹程朱之遺緒意有所合欣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以辱在宗盟之末請留一語於座右庶得觀之以自警予謂誠則自六世祖荷山先生而下世守易學源遠而流益長其濬導之功豈有藉於他人而後能而心術之微又豈他人所能與哉然吾聞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惟君子爲能觀象玩辭於安靜無事之時觀變玩占於事機將動之際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何悔吝之有若又約而求之則

觀諸乾坤二卦而進德修業之道備矣觀諸繫辭所陳九卦而處憂患之道亦備矣乾九二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顏子之事也坤六二之敬義夾持其德不孤仲弓之事也繫辭三陳九卦始於履以和行終於巽以行權此聖人教人處憂患之事也誠則日從事於斯而有得焉則知之明而德益崇行之力而業益修反諸己不責於人而憂患益以不困聖賢身心之學不外是矣又奚俟於余言哉以誠則謙恭自牧好問不倦故留此以示同宗相好之至情云爾

杭谿朱氏族譜序

余旣觀杭谿朱氏族譜喟然嘆曰甚矣譜繫之不可不明也天下族姓固有名同而實異者苟不探其源將何以傳信於後哉今夫唐一也而伊耆燮父之殊宗虞一也而虞思虞仲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之異祖夏固祖伯禹矣而又有祖子夏者焉商固祖成湯矣而又有祖商鞅者焉周姓之有五也秦姓之有三也吾不稽諸譜寧知其孰爲后稷伯益之胤呂姓之有五也燕姓之有二也吾不稽諸譜寧知其孰爲太公召公之支自是以降若陳郟沈薛劉李荀趙靡不名同實異枚而數之將有不可勝究者矣我朱之自出亦惟曹姓之朱爲春秋邾子之後其餘若渴燭渾氏丁朱渾氏則皆代北複姓改而從朱者也雖然邾昔爲魯所并魯復爲楚所并則邾之子孫必皆散入於楚今大江以南盡楚地也由是推之豐城之朱謂爲曹姓之裔可無疑矣自吾與自省游又知杭谿之朱一姓而分二族焉蓋杭谿之族皆以念一府君爲始祖四傳而至定山雖與應龍夢龍爲昆弟然以應龍夢龍自爲曹姓之朱定山由孫氏

而後於文達則爲孫姓之朱矣定山能以文學振厥家聲實生西江仕宦雖止六品而才識迥出朋輩貲產雄冠鄉縣始爲豐城望族西江子六人自強三任爲南昌尉自立六任爲鹽場司 自省通經舉進士自任自達亦皆卓然有立惟自得早世孫十有一人自立子光孚爲之長經學通貫詩思敏捷至高安丞而終今其存者七人而自省子有孚復爲之長焉曾孫十有四人光孚子公路爲之長保家之令器也元孫今十有六人而孫之未娶者猶四人曾孫之未娶者猶五人則其來者未可量也天固將啟孫氏之子孫使以才賢富厚昌朱氏之世歟不然何在彼者愈弱而愈晦在此者愈盛而愈著也今一門四世長幼之登於譜者四十人而已逝者不與焉其初皆一人之身也皆孫氏之胤也皆祖念一而宗定山

也苟無譜以別之將何以傳信於後斯自省公路之志也然則復本姓可乎緣定山之意既已爲人後固不敢忘其所自立此以義斷者也既不復姓矣則曷爲於定山之譜仍注孫姓於其下緣西江之意雖已爲人後猶不忍忘其所自出此以恩斷者也或者又曰由公路而泝西江已四世由定山而泝念一府君亦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服窮則親盡情盡雖孫姓之朱且日遠而日疏其若曹姓之朱何曰繫之於譜而弗離也會之於食而弗殊也吉有慶凶有弔貧乏相周患難相恤疾病相扶持其昭穆之列雖百世而可考也且百世而相通也亦無乎不可也斯道也惟存心忠厚而用意深遠者能知之然則朱氏之子孫其賢矣乎

洪石熊氏族譜序

熊爲豫章著姓其在豐城者尤甚雖皆大楚之後而支分派別散居城邑鄉井之間各祖其祖各親其親各私其譜系不能相統一然其在洪石者於吾里爲尤近故吾知爲尤詳有字尚實者居洪石始祖也至十二世孫字俊翁者吾先祖洞雲先生之輩行也俊翁子公傳公晉吾先子瀟峰先生之輩行也公傳子文達文博公晉子文範文海又與吾相伯仲者也文達子本厚文範子本中文海子本寧於兄弟中最長且賢羣從兄弟十有五人三人者從吾游本厚子孟彰本中子孟純本寧子孟隆予嘗與三子泛論姓氏之學因問之曰熊大姓也而氏族志所載惟熊安生以通五經仕齊爲國子博士熊執易以通九經仕唐爲右拾遺與陽城伏閣論裴延齡自二子迨於今熊之通經學者何寥寥也三子未有以對予

曰昔鬻熊以道德爲文王師而楚祖之太公以道德爲武王師而齊祖之原其始封固皆王者之佐也自桓公以齊霸而功利之習勝莊王以楚霸而功利之習愈勝功利之習勝則禮義之心微矣於是各以財力相尚大者以貨雄郡國小者以貨雄縣邑非不富且盛也而名不足以顯揚於後世由功利之說蔽之也及宋興治教休明自考亭朱子以道學倡於東南而熊之以經學顯者於建安有去非於吾邑有天慵此二先生者真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今子兄弟之及吾門也吾方將期子於遠大宜自刮磨一洗功利之習而純乎道德之歸則豈惟爲洪石諸祖之光而豫章諸宗必於此乎則效矣孟彰躍然喜曰先生之教敢不奉以周旋未幾奉其父書來請曰始祖尚實至六世祖子和在梁宋中積德施惠以篤

其慶以遺我後人於今賴之由子和至祖仲文篤孝友敦信義與戶部李公義山游義山亟稱其不蹈襲前人陳語仲文子時飛時飛子俊翁少從鄉先達涂桂莊游退然諸生間恭謹自持旣長尊賢尚義多謀畧當宋末元初鄉里弗靖羣盜四起大府日下吏捕治翁出籌策爲士衆先捕輒有功大府將上其功奏請官之翁不願而止其卒也學士豫章郡公揭文安具述茲事以爲銘俊翁而下先生所自知也本厚念兄弟十有五而忝爲之長祖德不傳貽謀不永責實在予弗敢辭也壬辰兵變舊譜旣燬苟不重加修緝將俾後人無以知先世積德篤慶之由謹就所能記憶者修而緝之始於尚實迄於本厚兄弟凡十五世自尚實以上始遷之祖譜毀不詳惟先生賜以一言而表章之予謂孟彰曰子之父秉志如此

西江志 卷一百八十一
可謂善矣然吾所以爲子謀者前言已盡其要在篤學力行
一洗功利之習而純乎道德之歸斯譜之傳又將永世而無
窮豈特十五世而已乎

送南昌府推官呂侯秩滿朝京詩序

南昌府推官呂侯某秩滿將朝京豐城令齊侯景明以書來
告曰自吾呂侯莅政茲府斷決平允獄無冤滯不惟八縣之
人咸受其賜而誠意孚格仁聲彰著上官亦靡不信任居布
政司者曰官吏之違法者衆吾雖有理問之官必資府推以
濟之也居都司者曰軍民之犯令者密吾雖有斷事之官必
資府推以贊之也居憲司者又曰江西爲詞訟之淵數十三
府之牒訴亦甚繁且冗矣吾雖有執法之吏安能盡察其情
僞尤必資府推以補其闕也三司之委任也如是計侯之所

設施不惟惠澤周徧於屬邑而一道十三府之民陰受侯之
賜者亦多矣今其報政京師未知天之終惠此邦果依三考
之說而俾侯之再來乎抑亦不能終惠此邦而俾侯且自此
而升也以某從游之久敬愛之深故願一語以宣揚盛德而
道達鄙懷焉善曰昔善典教南昌嘗受知於呂侯竊觀侯之
行事而有以知侯之用心矣觀其推鞠之際罪人盈庭鞭撻
箠楚未嘗妄施而哀矜之念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詞之表
隱然寓於法律之內故抱屈者得以舒其情懷姦者無所售
其詐民有無知而犯死罪者必爲之求可生之道求所以生
之而不可得然後不得已而寘之法故我之心無愧而彼之
心亦無怨譬諸雷霆之震怒霜雪之摧折造物者非有心於
殺之也物之罹震怒而遭摧折者獨奚怨於造物哉噫侯之

用刑若此可以無愧於古人矣昔錢若水由推官而馴致於
樞密呂夷簡由推官而馴致於宰相呂侯之用心固亦若水
夷簡之用心也吾安知呂侯他日不為若水夷簡之事業耶
為推官則澤施於一府為公輔則澤可被於天下然則吾民
於侯雖有重來之願而才德聞望如呂侯者其不能久稽於
此決矣謹以是復命於齊侯而遂書以為餞行詩卷序

西江志卷第一百八十一

